

# 妖言妖語

妖女乙

妖女甲所追逐在意、事後不易遺忘姓名的異性戀情慾關係，一直都是有著權力高低的。據妖女甲指出，她會去主動接近、勾引的男人，必定有三種權力相對地在妖女甲之上：美色、知識、政治；至於他們其它的情慾人際關係如婚姻及另種性傾向等等，則完全不在妖女甲的衡量範圍之內（妖女甲語重心長表示：我一向不過問人家家務事，況且，我一定正確使用保險套）。當這三種權力被分開處理時，也即，一個男人三個條件中如果只會符合一項時，他們在情慾市場上被妖女甲挑選的條件是這樣的——

美色：男人做為一個世俗認定的「美男子」的條件，通常標準不能在妖女甲做為一個父權所認定的「美女」之下，那通常也是不能比穿了高跟鞋的妖女甲矮、（妖女甲補充說明：抱歉啦這種政治不正確的男高女矮配，稍後再解釋）。五官清秀端正之外，皮膚還得天生麗質白嫩無瑕，而除了一般大眾公設之標準，還得加上妖女甲主觀的意見：陽剛粗獷渾身男子氣概的不

要、最好有點書卷味、有點肉感，渾身煙味牙齒燻黃的不要，骨瘦如柴的更是絕對令人一看就「倒陰」（妖女甲又再補充說明：對不起，借用男人「倒陽」的說法）。簡言之，得是個令人賞心悅目的、能以美男子稱之的貨色。

知識：所謂知識權力在妖女甲之上，當然不見得是妖女甲懂的他都要懂，不過至少他懂的有很多妖女甲都還不懂而且將會、或願意要懂（妖女甲無奈指出，電機土木飛航專家或國學大師等等，她可能就以生命苦短為由敬謝不敏了）；舉例來說，妖女甲如果是考古人類學研究所學生，對方可能好歹得是社會人文科學博士班學生、講師或正副教授。當然這也不見得要跟學歷有絕對關係，譬如說妖女甲如果是個狂熱西洋古典音樂的小資產階級，他通常最好是個寫樂評的人（妖女甲補充：高中沒念畢業無所謂，我就遇過一個這種的）；再打個比方，妖女甲如果是個基進女性主義者，他起碼得號稱是個進步男性。

政治：政治權力不光指的是具體的政治職位，具體講可能就是黨政關係，或是政治涉入的程度深淺，或管道的相對充沛；譬如說，妖女甲是某黨黨員的話，他有可能是該黨中常委或黨公職等等「黨政要員」；當然這種的

關係不見得只能直接發生在正式政治場合，譬如，如果妖女甲是某大財團少主機要秘書的話，對方在外面有可能是代表財團的從政代表（妖女甲分析指陳：一般人多把這種女秘書——男老闆的情慾關係簡化為工作上的權力關係，其實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吃虧的不見得總是女秘書，光是腦滿腸肥口袋多金的大老闆我可還看不上眼）；簡言之，就是，此類情慾對象可以運用的政治權力與關係，是相對地比妖女甲豐富有力的。

妖女甲自我剖析指出，這三個權力要件雖然聽起來有點不懂謙虛唱高調之嫌，但這些條件的確是妖女甲芸芸眾男內要一眼相中情慾對象的簡明方法，也是妖女甲在整理歸類異性戀情慾關係時很方便的分類索引，每個條件各有他的最高優先權，即，因美色被相中者，通常是沒太多相對於妖女甲而言的知識與政治權力的（妖女甲歸納指出：這種關係其實也相對維持不久，邊際效用遞減得非常迅速）；因知識或政治被分類歸檔者，通常跟美色又扯不太上邊（妖女甲又中肯表示：也不完全啦，還有幾個書唸得不錯長得也還好的，只是為了分類方便，對他們這兩種而言，美色不得不常成為次要分類）。而在妖女甲的經驗中，美色、知識、政治這三項權力因為通常很難互

相重疊，也因此看起來似乎偶爾是有衝突之處的，譬如說，妖女甲不愛跟抽煙的嘴接吻，可是如果有著知識權力迷惑妖女甲的那個人是個煙槍，妖女甲通常也會妥協；又或，妖女甲雖然喜歡找個頭比她高的男人上床（終於提出解釋，她認為跟比她矮的男人上床難免有點大吃小欺負人不甚厚道的感覺），但看在政治權力的份上，通常也會放水；或者，如果這個政權在握的男人對女性主義、同性戀運動等等實在滿腦子成見與誤解，但看到政治權力的份上也勉為其難會被試個一兩次；不過沒聽說過專門刊載「妖言」之《島嶼邊緣》的美男子倒並不會被妖女甲怪罪冷落（妖女甲抱怨抨擊：《島邊》太冷門不普及日常生活了啦）。

因此，男人一出現，通常很快就被妖女甲依此原則分門歸類、篩選出局；有的男人，再怎樣了無生趣，妖女甲也不會想去看他一眼，但偏偏多的是那種不但不具姿色、還滿腦子封建思想要結婚生子的、或是搞不清楚狀況支持新黨的政治白痴（妖女甲再次致歉，表明這是她個人之強力主觀偏見、不代表貴刊政治立場）會來接近妖女甲，這時當然就擺出一副性冷感的小家子氣德行不必多予理會啦，妖女甲建議。而有上列三種條件（妖女甲不

厭其煩再度提醒我們：美色、知識、政治）的男人通常很有自知之明，自己很清楚他們一旦有了那些權力資源，某些女人（妖女甲舉例：譬如說聰明或美麗的女人，她認為自己就勉強忝為其中之一）不勞他們費神，自動就會接近，因此他們大可以擺出一付比較超然無慾的架子，黑瓶裝仙草、靜靜吃八碗。

妖女甲強力主張，用身體跟男人性交，往往是女人瞭解男人最直接、最一針見血的好方法。聽演講、讀文章、茶藝館長篇大論進行精神滲透、書信傳 往來曖昧迂迴纏繞、或者工作會議腦力激盪到凌晨、聽歌看舞上山下海 等等，都是瞭解一個人不錯的方法，可是再怎樣也沒有「上床」直接了當 經濟省時。女人容易鬼哭神號假裝高潮，但男人幾乎只有那個時候是完全 「裝不來」的，即便是最最自戀的男人。因此妖女甲相信，像她這種對男人 有好奇無好感的女人，只要能保持不易也不肯在男人面前達到陰核高潮的超 然冷靜，在性交時觀察男人其實是最佳時刻；再帥再優雅再有氣質再正氣凜 然道德君子的男人，射精之際都只有那張臉，「爽」（妖女甲補充說明：就 是那種一臉美女在抱爽死了現在叫他做什麼都可以的德性）。男人射精之際

保持冷靜無情的妖女甲，除了短暫地、阿○地享受那種用原始肉身破壞一切優雅的人文矯飾之快感外，表示她其實很難對這些男人有任何遐想憧憬，更別提滋生長相廝守的慾望。不過妖女甲坦白告知，她也常常覺得奇怪，為什麼自己比較沒辦法像男人那麼忘我地投入異性性交場景中，甚至，妖女甲不得不承認，她偶爾難免也有點羨慕男人，能在異性面前那樣縱情專心享受那種強力集中射散、精醇推到極至的感官經驗。難道是因為性別關係有著不平等，而使妖女甲不願在男人面前經驗那種完全無法設防的慾望流射發洩嗎？

對妖女甲而言，性高潮跟性交是不得已必須平行的兩回事（妖女甲坦白告解，這也許已經成為她潛意識中牢不可解的夢魅吧，雖然妖女甲本人最討厭就是被精神分析來分析去）；妖女甲堅持，性高潮是屬於她自己私有的快感，是妖女甲與自己身體的親密對話、自戀疼惜，性高潮只能存在妖女甲一人獨處的空間內，或者，兩個女人共享的空間中；妖女甲與男人性交經驗中，性高潮雖然並不是史前未有（妖女甲略顯不好意思地透露：借用別人中指頭啦），但卻是件危險的事。是的，妖女甲不願意在跟男人性交時有陰核高潮，每當男人的手指頭自以為很熟練地、開始按在他以為對的地方、突然

加勁加速，或是男人自以為很體貼地要去親吻女人陰部（妖女甲出神回憶：總覺得他們有點勉為其難，或是強要裝出一副很上道很懂得溫和體貼閱女甚眾的樣子），這時，總是反射式地產生「喂喂喂，老兄老兄，不必麻煩你，上來上來上來」（妖女甲謙虛表示她無意賣弄破爛英文，可是若要再傳神一點用英文講可能就是：Leave me alone 吧）。反正妖女甲很固執地堅信，陰核高潮就像經痛經血或經前煩躁，或者像與女人之間的細膩繫戀情愛，是跟男人不能扯上什麼關係的東西，或者是，不能也不願跟男人分享的。

據妖女甲觀察，男人再床上通常十個有十一個急性子的，一旦勃起了，那真是就算天將塌下了來，也得先解決再講，也就是，射精尚未成功，絕對努力不懈。但其實，妖女甲精闢的指出，陰道陰莖性交，最精采最精髓的片段也只有剛進去的那一剎那，那個短短一秒至三秒的初次「插入」、「進入」、「戳入」或「嵌入」、「被吸入」、「被套上」、「被罩住」（妖女甲不禁凝神嘆氣道：天哪，不管怎樣去形容那個動作，總脫不了被指控有陽具情結啦，反正簡單講就是，女的說「你進來」，或者男的說「我進去」！）的短暫片刻內其實已經可以判斷出，對方的陰莖能給妖女甲的陰道

什麼樣的官感，有的陰莖才剛上道，妖女甲馬上就能分辨知道不會有太多摩擦快感，因為太細，於是就也無所謂他要撐多久才射精，只是要小心別讓他掉出來，或者得即時再幫他放回去；有的則是一進來她就知道，還可以，好歹會有些可輕鬆保持神智清醒的陰道衝撞快感。但妖女甲遇上這種人其實也不希望他撐太久才射精，因為這麼摩擦久了即使有保險套隔著，可也還是會痛的呢（此刻妖女甲不禁有點憤怒握拳表示：偏偏你越痛越叫他就以為妳越爽！）妖女甲指出，很多男人滿心希望自己能很「持久」，以為他的陰莖可以給女人陰道快感，因此會忍住壓抑著不要太快「出來」，但那反而其實是性交兩造都無法盡性的原因（妖女甲建議指出：有時快樂只是來自衝撞與速度嘛，但是一減速慢行快感就沒啦），於是妖女甲後來就學會用甜言蜜語撒嬌的口吻告訴他們「來就來嘛，不必刻意拖著，看你射精可以是種快感哪」。但是，「這其實根本是種誘騙哪！」妖女甲承認，是為了想更清楚完整又迅速地觀察那些男人那種常令妖女甲羨慕不解的、無所遁逃的爽快，羨慕什麼呢？羨慕那妖女甲以為於她早已經可以不存在的性別權力嗎？

妖女甲常常用力思考著，在今日這樣情慾解放的豪爽年代，如果所謂性

別權力仍然存在的話，她其實是當不成雙性戀的。畢竟光講著「我的高潮是建築在你的高潮之上」之類「認同他人高潮」的巧言令色言詞，久了難免自欺欺人。但是，妖女甲還是不斷地接近著男人，把自己當情慾遊戲的獵人與獵物（此刻妖女甲感嘆萬千地表示：天哪，這種既當獵人也當獵物的條件、身段，可要很辛苦維持的耶，光講身體吧，不要以為魔鬼身材天使面孔是天生麗質不會被破相毀容的，我老實告訴你，我根本常常是一天魔鬼、六天凡人，*eating disorder*，聽過嗎？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個星期約會不肯超過一次的原因、也是結果，某種制衡以免玩太兇的方式啦）。可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妖女甲無法自異性戀情慾遊戲中金盆洗手完全抽身？難道是因為永遠流動無法被滿足的好奇心嗎？還是人永遠向權力更高處攻城掠池的征服慾望？不然妖女甲為什麼老是專挑漂亮的人，有政治知識權力的人下手，而不去找一個小學畢業、長得也不怎麼樣的水泥工人上床？（此時妖女甲略顯不悅地指出：喂、人家不跟我玩還是一回事呢？況且妳以為我很容易遇見小學畢業的水泥工嗎？如果不能身體力行就被指控潛意識有階級歧視的話，我難道只能認了嗎？）還是難道權力關係已經無可避免地內化為妖女甲情慾發動的

一部份，當單純的性別已經不足以構成誘惑情慾的動力時，美色、知識與政治權力就無可救藥地變成催情劑了？

或者，不斷週而復始地接近、離開、勾引、棄絕異性戀男人，根本是妖女甲處心積慮身體力行的女性主義政治策略之一？為了要在姐妹女友們發現老公有外遇時，可以因為妖女甲自己常常有著當第三者的豐富實證經驗，能夠八九不離十針針見血地替女友分析判斷，同心協力鞭撻數落異性戀男人、加油添火敲邊鼓惟恐天下不亂？（妖女甲顯然對這個問題有點誤解，略顯遲疑後表示：我其實不常去勾引好朋友的男人啦；不過，body politics，什麼是body politics ㄟ。）

（1995年9月島嶼邊緣雜誌14期）